

我曾與狐仙有緣

何秀閣

近讀中外雜誌七十四年五月號姜慶華大作「陳儀與狐仙」一文，不禁使筆者想起在大陸時期曾親歷與狐仙數次打交道的往事，願就此真實傳奇一吐為快，但恐有人誤會我所言無稽，罪我胡說，在敘述故事正文前，先說幾句感言與贅語，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親身經歷不吐不快

地球上凡是開化較早的民族，率皆以神道設教立國，獨我中華民族則是以儒學文化治世。孔子的儒學專講心性，以明明德，而不語怪力亂神。因而咱們後世總統之大賢，也就頂多在祖述堯舜的圈子裡，憲章文武周公孔子之德，而諱言鬼神，視談鬼神為不經了。實則仲尼並未否定鬼神，不有「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語嗎？乃自近世國勢阽危，觸發了五四，專標榜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來，競走極端，衍與唯物，不但鬼神之事無人敢再提，即仲尼之聖，且亦有人喊打倒。此時炙手可熱的洋博士

，更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新論以為倡，謂世上事物必須目擊才算數，違此皆盲從，於是天下風靡而景從。世人之原以天地良心鬼神為念者，以鬼神目難見，求證難，又無補於國事，從此乃視為迷信，視為邪僻，而噤若寒蟬，無人聞問了。

自然鬼神之事，固屬目難見耳難聞，即偶有人倖緣遇，亦罔能公開面對求證者。實以幽明本異途，有若涇渭之難分，亦猶一者經高速公路，一者經縱貫線，二者甚難遙見相望。倘斷章取義，對凡非人目之所不能見，概謂為烏有。然則人之未目見其若祖若宗者，得謂之其無祖宗乎？物各有本，事皆有自，不知循理以推其源可乎？且人之目尚不及貓犬，貓目夜能捕鼠，人則不能，一意自恃自逞，以偏概全，不知虛心以納物可乎？左氏春秋，正史也，內載秦晉殺之戰，只因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過絳縣時，柩有聲如牛，才演成的，得謂柩有聲如牛之事為虛構乎？至若二豎、結草、羊氏金環、盧家金碗（按羊即晉名將羊祜，盧即曹操業師盧植），這些歷史上不勝枚舉之典故，流傳已久，得俱謂為無稽乎？紀曉嵐

嵐（昀）學問會為乾隆帝所重，不朽之著等身，寧願以閱微草堂筆記捏造狐鬼，甘心自貶乎？而蒲柳仙之聊齋誌異，亦不能謂為無中生有，呢吟罔作，志在斂財之神棍吧！猶憶民國十年左右，國父為作實業計劃，勘察沿海港灣時，過普陀，突見釋家三聖，降彩牌，揖禮以恭迎，曾自為文紀其奇者也。

近年逝世之名作家雷嘯吟，生前亦特有試鬼趕屍諸短篇；而本雜誌王社長培堯先生，亦有專輯將陝人田三牛轉世故事詳敘，真人真事，歷歷如繪，筆者今年已邁，誠無必要將親歷「不經」之實事作久埋，爰此為之記。

狐仙幽默喜戲童子

筆者籍隸遼寧省瀋陽縣城北之蒲河，蒲河亦稱蒲河街，為北去鐵嶺、開原各縣所必經，商店櫛比，乃一小市鎮，因之吾家除農耕外，兼亦營商肆有四處，所置市房最多。先祖父不知何故，獨專尊狐仙，除住宅關屋供奉外，凡市上房屋亦無處不有，皆在後廳，特供狐天龍太爺，甚至在後房院外另築有小廟。總店德茂深絲房，有一學

徒，年十餘，與我相若，一年夏季，聞遠村有唱
 蹦蹦者，乃與之結伴往。及歸，夜深過半矣，是
 時天正熱，見所有伙計各據後院清涼處露天臥，
 皆入睡矣。筆者與學徒疲且困，乃趨內室，各就
 坑鋪之一端仰臥。我尚未睡，突聞脚步声自遠處
 冉冉來（以房屋之內皆木造地板，音極清），步
 愈近，爲之懼，急蒙頭藏臉，屏息以待之；但
 聞其在我頭頂呵氣數聲，旋離去。筆者正擬移身
 就學徒，欲推之醒而示警，乃聞脚步声即復回，
 來愈近，不得不再蒙頭，屏氣以待之，除又呵氣
 連聲外，此次停留則較久；及俟其再離去，步履
 已遠，不可復聞，擬再移身就學徒，甫欲動作，
 彼又跑步急回。如是者幾乎近十次，終不使筆者
 能有機會就近學徒。直至有壓麵夥計，晨起壓槓
 子（當時尚無切麵機，須以人力騎大槓以壓以切
 ），槓聲軋軋，事始寢。彼竟能控制我的心理，
 爲之驚懼通宵。

迨天明，對人述始末，一伙計曰：「此乃狐
 仙太爺向汝取樂也。」詢其真有狐仙耶？彼曰：
 「寧不知後房正廳所供之大仙乎？院牆之外，復
 有其廟，一夕，我起夜，解手歸，且與之在房門
 狹路相遇，乃一白色大狐也。有時亦扮爲白鬚老
 頭，汝不惹他，他亦不害汝。」此事過後，又有
 製點心之師傅于會齡者，突發病，服藥亦不癒。
 有詢其是否得罪狐仙呢？彼曰向無之；久之，于
 師傅突憶起，病發前曾遙對狐仙廟行方便。乃誠
 惶誠恐急燒香，謝罪叩禱之，立霍然。自是筆者
 在幼小心靈中，乃認知冥冥中確有狐仙在，每念
 及身心曾徹夜被捉弄，如玩於股掌之上，非狐仙

，人其誰能之？此狐天龍太爺首以取樂方式，先
 打交道與筆者結緣也。

樑上助我竊取學費

筆者家道非惡，乃求學之遭遇反坎坷，肇因
 實爲我兄弟共三人，兩位胞兄皆以進省升學，染
 惡習而墮落，先祖父乃下定決心禁止我升學，不
 供我學費，免我步兩位兄長之後塵。且當時我家
 鄉風氣，亦不重視教育，讀書但求略識字，能寫
 豆腐帳足矣。其有欲圖遠大，光宗耀祖者，惟一
 捷徑，則是投考講武堂習武。慢工以習文，咸認
 爲徒浪費財財。以是筆者自十五歲起由中學讀到
 大學畢業，艱苦備嘗（僅有一年由家供學費），
 真所謂「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在十載漫長歲月中，經過之
 曲折，可以編一本奇情說部。

且說一年夏天，筆者已讀至大學預科，先祖
 父以筆者久不馴，不聽管教，屢屢突破其封鎖，仍
 得在學校苟且讀，一時勃然怒，竟召集所有親戚
 或派專人嚴諭曰，謂其三個孫子，僅餘一個尚未
 壞，倘有暗中再予接濟一文，助其在外習浮華，
 是不啻索其命根，視彼如仇也，當與之絕。第以
 先祖父乃巨紳，四鄉咸稱四爺而不名；在張老師
 時代曾膺選瀋陽縣鄉耆，代表全縣出席奉天全省
 鄉耆會議，遠近有專，能一言而九鼎。猶憶鄉人
 常某，玩鎗走火，而誤殺了吉林省長王維宙（樹
 翰）之小姨，大禍滔天矣；乃先祖父出面，立化
 險爲夷。親戚自皆畏其威而重其言，故此之對
 親戚通諭，效立驗。

眼看學校（東北大學）將註冊，筆者竟遍遭
 封鎖，無計可施，難籌一文矣。狗急跳牆，人急
 則歹念生，竟擬不擇手段，出之以偷。然又恐事
 難濟，乃想起素所憧憬法力無邊之狐仙來，或能
 大發慈悲以佑我，救我之苦難乎？於是於天將黑
 以敬神用之黃錢紙，敬謹書寫事由作一表，誠
 惶誠恐跪拜於商店後廳之狐仙神案前，焚香燃表
 ，祈請偷竊順利。

事甫已，隨即在店中游觀以巡禮，意在預爲
 查看情況，以備伺機佈置「作案」；執意遽見司
 帳之掌櫃計帳後，將一疊錢鈔置案上，正待入庫
 ，乃又彎身折腰向地尋東西，而未覺我適時躡足
 進屋。我知道這是千載一時之良機，神助我者也
 ，神不可違，機不可失，失則不祥莫大焉；不由
 分說，立伸祿山之掌，取而遁，行至野，藏身於
 青紗帳；猶見夥計人衆手執燈籠，嘈嘈雜雜尾追
 ，欲截我於途。念此次「作案」，是我生平之首
 次，亦爲此生惟一之一次，爲時不過一分鐘時刻
 ，竟爾心不跳，膽不驚，極湊巧，簡而易，順手
 牽羊，若無事然，非狐仙之法力安排，寧能若此
 順利。

再次佑我搶到旅資

又一事，其險則更奇。第以九一八事變後，
 筆者隻身逃入關，以時局正嚴重，北平校方尚未
 正式上課，而囊中已空；復以一年前曾私下投資
 設一養蜂場，不得不再冒險出關回原籍。爰以筆
 者自升入大學本科學紡織，頗欲他日有所爲，畢
 業後能學以致用。筆者曾於民國十九年，趁祖父

中外雜誌

對我發慈悲心，一度開始供給學費，錢充裕，乃以餘資密設一蜂場，由前逃得罪狐仙患病之子師傳於敬業蜂場習藝後，在家鄉山中密設。原擬藉此厚集資金，計劃於畢業後在葫蘆島創立毛紡工廠。不意此養蜂之事，為先祖父所偵知，又震怒，自是又斷我學費。故前述求學時期，有供我學費僅一年之語。

我出關回到故鄉原籍後，日軍正橫行，家鄉治安不靖，店中一夥計素善我，知我搞蜂場，又知我仍將入關繼續學業，在在需款。一日密語我，謂某屋某櫃內藏有一包金，款必巨，倘到手，一切問題立刻解決。我信其言，心意怦然動，乃俟祖父不在，手握短鎗，橫眉怒目，一往無前逕取之，人莫敢阻，極順利。及奔行經過一河灣，啓包視，未意盡是藩海鐵路與政記輪船公司之股票，錢鈔竟無一文。乃大驚，未獲實利，徒釀惡名，弄巧反成拙，悔恨無及。無已，事已至此，惟有一不做二不休，待天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利用手鎗入店強搶。惟念店係昔年設當舖之建築，院牆極高，大門亦鐵製，必須於打烊前溜進大門以藏身，待祖父離去，始易自內下手；乃於天色向晚時，繞行經店後，途過狐仙廟，又想起曾佑我偷之狐天龍太爺，必再助我，是時我之祈望已由奢調低，胃口不大，急誠惶誠恐以口頭跪請曰：「大仙在上，祈我神加被我，但能佑我入店拿到一點點，勿使我空手出，得不誤我進關求學足矣。」果於我潛入未久，大門立掩關。但聞屋中語嘈雜，紛議論。有者訴我如江洋大盜，狀兇橫；有者媚我祖父，罵我可惡不已。旋祖

父離去，則窺見屋裡燈影中，一掌櫃登椅手舉小袋藏標頭，心竊喜，乃改變主意，欲俟其匪竊之，可使其無法交代（因我素厭彼輩無紀律）；執意一夥人竟煮起豬頭肉，飲酒作樂，胡天蓋地俱不睡。夏夜本短，我久等不耐，惟有速動手，即沿廚窗上，橫鎗一舉，俱嚇呆矣。移時，始有素善我者敢前曰：「三先生，店屬汝家開，無人敢拒，何苦舉鎗乃爾乎？我去開門也，請即進。」

追我雖收鎗，大家猶戰慄不已；我乃厲問舉袋藏標之掌櫃曰：「錢何在？」彼答以不知，我說我知道，即囑一人往內室登橋上取。我鑒於昔日長兄奪錢未公開，掌櫃可以少報多而肥己，故命人當眾詳數之，計得現大洋共一百零八塊，竟與水滸傳上宋江之部將數相同。

是時筆者或因終夜緊張過度感疲累，神志突覺昏昏然，忘正事，乃竟與眾閒聊尋輕鬆。詎一自幼看我長大素有好感之廚房徐師傅邊前曰：「三先生，天快亮，拿錢快走吧，老東家起得早，迅即前來矣。」

我正徬徨猶豫間，已被人眾連哄帶騙連推帶擁的送出大門外；及鐵門一聲響，甫一關，始如夢初醒，想起奈何未向掌櫃逼取現鈔乎？奈何亦忘懷另有一包巨款乎？急返身敲門，已無人應矣。頓足捶胸徒呼負負，轉而念及，我「作案」前，曾向狐仙所禱者，乃是「但求入店拿到一點點，勿使我空手出，得不誤我進關求學足矣」之語。大仙悉如我的請求，償我願，够意思，毫未負我；且冥冥中大仙似亦兼顧了情理，不欲使我搶太多，免使一向供養他的先祖父，因而傷感太

過也。於今思之，猶嘆其法力有節，靈異奇驗而不置。

以上是我一生惟一之一次偷及一次搶，雖情有可原，終非正道，乃更非懿行，所以不惜率爾自揭已醜者，實以不敢辱沒狐仙之巍巍盛德耳。

狐仙失依顯形示異

筆者於廿五年春，曾於役西安，在咸陽辦工廠，逢西安事變，告中輟。廿六年七七抗戰起，雖經恩師楊公摯奇的介紹（按楊師名毓植，留德工博士，原長東北大學理工學院，時正主持陝西省營酒精廠），得宋子文先生之惠允支助，筆者不斷奔走於滬漢西安間，然僅部份機器得搶運至漢，大部份仍受阻於滬濱，而棧存於上海英商之茂泰棧房。無已，終返滬，而事已不足以有為。迨廿九年，筆者將北平南池子故居略修理，即回原籍，欲迎吾母來平就養；是時先祖父已逝，兩兄俱亡，門丁凋零，故園就荒，而先母已定居於瀋陽市，所有店舖房屋及田地悉出租，各處狐仙神位亦塵掃無人，乃廢然返平。

執意，歸甫數日，怪異遽然興。先是室內什物逕自移，外出歸來即换位；繼則盆景之花俱剪下，隨脫之鞋不翼飛，即座鐘之指針，亦可倒撥自停。自念門戶嚴，出必鎖，人不能入，即或能有偷兒入，然財物一無損失。如是之怪，直把筆者搞得頭昏眼花，神魂無主，居不獲安。會有同鄉關君啓庸來，乃將上情備述。關君說：「這是開鬼啊。」但是關君自稱一向不怕鬼，謂其會服務警界，夜查勤，固嘗遇鬼（按關君乃南京警高

畢業)，以心地正大俯仰無愧而不懼，鬼亦莫可奈何，因而勸我勿驚懼，彼即前來伴我。

第一日尚好，惟夜間有聲自遠來，將門框敲幾下而已，無他異。第二日，夜深看戲歸，就寢甫熄燈，則見對面牆壁突出現一光點，漸擴展，由小而大，或由大而小，或正方，或長方，或正圓，或橢圓，變化有如電影之布幕然。急開燈驗視牆，牆乃房內作隔間者，極厚，月光及燈光不可能映射透入。無已，乃手執枱燈上床再試，熄燈不久，牆上果然又出現白光點，仍由小而大，或方或圓，改易其形如初。在變化形象中，我二人且互相告語，以述其狀，俾印證所見是否一致。

我二人不信邪，再開燈驗牆，檢視無異，再熄燈試，光點復出，變化仍如初。如是以試者，幾達六七次，俱如前，真令人費解而莫測。迨最後之一次，於登床後，改由關君執枱燈，閉燈未久，光點自然又復出，乃甫於變成圓形時，關君遽開燈，極緊張，且爲之色變；余正訝其何故熄燈未久急開燈，欲詢其故，尙未及啓齒，乃聞房上似有人，如脚搓地板，聲甚巨（實則所居乃平瓦房，並非樓），關君牽我急奔出，房上並無人影，毫無動靜。再入室，關君始告訴我，他之所以迅開燈，乃因甫現圓形之白光，旋如球，竟脫離牆壁，撲向伊面，不即開燈，禍將及身；更謂我等倘不急外出，仍臥候，房且將被踏漏了。於是自負素不怕鬼之關君，遭此番驚嚇，亦爲之駭懼不已。

老北京無不知北京之有四大兇宅，飽經閱歷

之士亦衆多，經求助及請教於方家來研判，咸謂凡所呈現之異象非鬧鬼，因鬼能禍人，我固無恙也。更以我所居之寓，過去本無異，乃自我從關外歸，遽生變，是必與我原籍家鄉之神有牽連，尾隨我而來投靠；至是我始恍然大悟，乃狐仙也。蓋我家狐仙以塵掃無人，香火欠缺，不得不隨我而來；況我何家門衰祚薄，寡有兒息，自先曾祖父以下，傳宗繼代之男丁，今惟存我一人耳。

，狐仙不隨我，寧誰與歸乎？於是急在東城東興樓訂一桌酒席，擇吉日良辰，畢恭畢敬，敬謹禮供狐天龍太爺之神牌如儀，怪異亦自是寢。溯筆者自渡海來臺，晚年雖佞佛，然於狐仙今仍不敢廢供。綜上所述，俱皆事實，絕無半句之子虛；念及我保家之狐仙，於我幼時一次逗我，我則一次求其佑偷，一次求其佑搶，緣遇皆有自，人神雙方殊亦扯平也。

滬上往事

萬 墨 林 著

一至四冊合售二百八十元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壹佰貳拾元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